



文 | 蔡政良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  
圖 | 高蘇貞璋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高砂の翼  
The Wings of the Takasago Giyutai

## 台灣原住民族 高砂的翅膀

這是一段追尋歷史記憶的旅程，也是一場跨界的藝術與文化的交流，串聯起跨越近70年的空白，讓已逝的靈魂，乘著一雙鳥羽的翅膀，從南十字星的星空下返回福爾摩沙的故土，讓那些仍然在世的生者能夠安慰這些已逝的靈魂：「你們不是戰敗者，不必感到羞愧，請回到部落，成為祖靈吧。」

### 尋找異鄉的祖靈

1941年（昭和16年）末，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軍為取得戰爭資源，將戰線南進延伸到紐幾內亞島，太平洋的熱帶叢林地區讓日軍吃足苦頭，將紐幾內亞的戰場比擬為人間煉獄。當時日本政府官員因在霧社事件等原住民族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歷中，見識了台灣原住民族在叢林野戰中的能耐，徵召台灣原住民族前往太平洋戰場支援作戰。日本政府隨即在1942-1943年間分8梯次，陸續徵召4,600名以上的台灣原住民族青年，組成高砂義勇隊派往太平洋各島嶼支援作戰。這些當年出征的台灣原住民族人們，大多葬身在南洋的戰場上，尤其以紐幾內亞戰場最為慘烈。

2005年，我在都蘭部落聽著當年被納編在第5回高砂義勇隊，僥倖從戰場生還的洛恩阿公（1912-2011）述說著當年在紐幾內亞戰場上，因為飢餓而不得已吃下敵軍人肉的慘況。當下，我的身體與心靈都不禁同時打了個寒顫，是什麼樣的境遇逼得人類必須食用人類的肉體，以維持生存下去的本能？2009年，帶著這樣的疑問，與我的阿美族義父與異父異母的弟弟，我們踏上了洛恩阿公當年的戰場，現今為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威瓦克地區。進入戰場，走在洛恩阿公過去的足跡上，我們見識了南十字星下叢林中令人聞風喪膽的蚊子，四散在戰場上的各式武器殘骸，以及當地居民隨手挖出



西比克河上划著獨木舟的孩子。



為建造「高砂的翅膀」我們奮力地從叢林中拖出木頭。

「高砂的翅膀」此一計畫，由希巨·蘇飛、張也海·夏曼、高蘇貞瑋、我共4人組成計畫團隊，再度回到那個令人心碎的戰場，打造一雙翅膀，讓這些族人的靈魂可以回到部落的天空中，成為真正的祖靈。另一方面，也讓當地人透過藝術作品述說他們的戰爭記憶。



的陣亡官兵遺骸。「到底還有多少高砂義勇隊的遺骸被遺留在這裡？他們的靈魂回得了部落成為祖靈嗎？」當時我們帶著一連串的疑惑回到台灣。

這些疑惑，大概不容易獲得解答，因此，在沉澱4年之後，逐漸形塑了「高砂的翅膀」此一計畫，獲得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台東生活美學館的支持，透過台東大學南島中心籌備處的運作，由長期關注原住民族台籍老兵的都蘭部落藝術家希巨·蘇飛、蘭嶼達悟族的新銳紀錄片導演張也海·夏曼、代表自己的家族前往紐幾內亞，為戰死異鄉未曾謀面的舅公進行慰靈招魂，以及就讀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的高蘇貞瑋（介達部落排灣族）、我共4人組成計畫團隊，再度回到那個令人心碎的戰場，打造一雙翅膀，讓這些族人的靈魂可以回到部落的天空中，成為真正的祖靈。

我們並不自滿於讓高砂義勇隊的靈魂回家

的這件事，同時我們也想理解，當年戰場上的在地人們，會用何種藝術的形式將在地的戰爭記憶流傳下來。因此，我們也計畫邀請當地的藝術家，將他們的戰爭記憶透過藝術的形式，讓我們帶回台灣，一方面記錄我們的原住民老人家當年在戰場的故事；另一方面，也讓當地人透過作品述說他們的戰爭記憶。

「雖然那時，我們的阿公在這裡被迫扛著槍，在你們的土地上殺人，但那也是不得已的，當時我們的阿公們沒有機會好好互相認識，或許，我們現在應該轉換歷史的悲劇，做為我們彼此互相好好認識的起點。」我在心裡預演了許多次這個對話，要對著那位創作的當地藝術家說。

### 建造「高砂的翅膀」

抵達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威瓦克後，我們前往著名的西比克河流域（Sepik River）尋找適合做為翅膀的木頭，在當地兄弟們的陪伴



威瓦克教區山丘過去是日軍的重要基地，目前除了教會設施外，還有日人於1969年前來設立的日軍英靈碑以及隨後澳洲政府建立的二戰紀念碑。在不斷確認雙方的認知之後，我們幸運地獲得主事者神職人員的同意，並且透過威瓦克的兄弟們的幫忙，建造高砂的翅膀。



與協助下，在河上航行2個鐘頭，於叢林中放火驅趕蚊蟲，在鏈鋸聲中切割一棵據說與台灣的黃櫨木類似的倒木，使用藤蔓做為繩索，以7-8個人力將鋸開的倒木奮力地拖向岸邊，惱人的蚊子從來沒有停止過轟炸我們的身心靈，將木頭拖上了動力小艇，在夜色中航。後來小艇馬達在有鱷魚出沒的西比克河上拋錨，在等待救援的2小時中，我終於見到了過去一直忘記觀看的南十字星，雖然被河上的蚊子叮成豬頭，但是永遠忘不了西比克河上的星空，那些密密麻麻的光點，就在伸手可得的頭頂上，就連那些用手電筒照射後，在岸邊反射光芒的紅色鱷魚眼睛，都像是墜落的星星。包含南十字星在內的光點與鱷魚的紅點，都成了大自然的眼睛，當無語的沉默在小艇上蔓延開來時，我想，我聽到了這些眼睛的呼喚。

「這個翅膀，將會由大自然的眼睛帶領著，讓高砂的阿公們，不至於迷失了方向。」

回到西比克河附近的基地村落後，希巨日以繼夜地將叢林中的倒木化身為一對翅膀，夏曼則被鏡頭後的自然與人文完全吸引。同時，我們也在西比克河流域中，遇見了Papa David，一位曾經獲得澳洲凱恩斯木雕大賽的藝術家，他是性格沉穩內斂，只有兩把如同小鋤頭般的雕刻工具的老人，在一鋤一鋤的動作中，他述說著當年的巴布亞紐幾內亞人如何同時被作戰的雙方徵召為戰場挑夫的故事。高砂義勇隊的阿公們為日本作戰，這些當地人，不但自己的家園變成了戰場，還同時被敵對的兩方強徵為奴工，情何以堪。

從山上的西比克河流域回到威瓦克後，希巨持續地為翅膀努力，我則與當年於日軍基地工作、現為天主教威瓦克教區山丘的神職人員討論將翅膀立在此地的可能性。威瓦克教區山丘過去是日軍的重要基地，目前除了教會設施外，還有日人於1969年前來設立的日軍英靈碑以及隨後澳洲政府建立的二戰紀念碑。在不斷



完成了！「高砂的翅膀」面朝著台灣的方向。



Papa David「新幾內亞的挑夫」也完成了。

確認雙方的認知之後，我們幸運地獲得主事者神職人員的同意，並且透過威瓦克的兄弟們的幫忙，建造高砂的翅膀。

我們在山丘上，面對前方的戰場，朝向西北方，也就是台灣的方向，將高砂的翅膀成功地立起來了。

「阿公，起來……阿公，起來……」

「阿公，請乘著這雙翅膀回家……」

「日軍英靈們，請告訴您的高砂義勇隊戰友，請他們乘著這雙翅膀回家……」

前方擺設著檳榔、香菸、椰子酒，我們使用排灣語、阿美語甚至日語，在高砂的翅膀前，這樣呼喚著。

「阿公，回家吧！」

任務完成後，我們順利地搭上飛機，在9月11日平安回到了台東。「紐幾內亞的挑夫」也在隨後抵達台東，述說著紐幾內亞當地人在戰爭中的遭遇。

### 祖靈歸來

約莫一週後，在介達部落，一位高齡80多歲的排灣族vuvu（排灣語中對於祖父母輩的稱呼，這位是祖母）面對穿著英挺軍裝的少年遺像，在高蘇貞瑋從戰場上帶回來的石頭與泥土前泣不成聲。

「哥哥，當年你出發去打仗的時候，我跟媽媽一起去送行，你出發前跟我說，等我回來，我會幫你買筆記本和鉛筆。可是，我已經等了你70年了……」

vuvu傷心的眼淚打斷了她的話，親友們紛紛上前安慰。

vuvu的哥哥叫做Alucangalj Demalaljat，日本姓名為本田敏夫，是排灣族介達部落貴族，1943年參加高砂義勇隊，被送到紐幾內亞作戰，就不曾回來。

直到70年後，Alucangalj Demalaljat飛回來了，與已逝的親人一同安葬在家族的墓地中，成為祖靈的一分子。◆



### 蔡政良

新竹客家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亦為民族誌影片工作者。曾任河左岸劇團成員、科學園區半導體公司訓練副理。因一些特

殊機緣，進入都蘭阿美族的生活圈，同時加入「拉中橋」年齡組，並從2010年起，定居在都蘭部落，同時通過阿美語認證，都蘭成為另一個家，認同也從此流動於新竹客家人與台東阿美族之間。喜歡旅行、電影、閱讀與各種戶外活動，最近的興趣為自由潛水打魚，期望透過親身參與的過程理解阿美族水底獵人的環境意識，目前持續拍攝紀錄片中。